

凡人脸谱

■田永梅

一群笑在春风里的人

看到这个题目,你一定要说,伊肯定要写那些美丽的油画了。

嗯,油画在春风里笑,但我现在只想写写一群笑在春风里的人。

3月18日,天空一片清澈,垂丝海棠飘着淡淡的清香,浦阳江两岸郁郁葱葱的树木倒映在江面上,给春天增添了浓浓生机。今天在这里将聚集一群充满文化气息的人。

她来了,顺着江边走来,如丁香般的女子,这是我今天特别想见的人。她叫山雨。一个十多年前认识的网友,几年前见过一次,对她的印象特别深刻,笑起来嘴角上扬,很干净。

知道今天的采风活动里有她的名字后,我就很期待与她的再次相遇。

几年不见,山雨还是那个山雨,只是多了几分成熟的美。相见时的喜悦不必言表。而她身边的那个蹦蹦跳跳长得像隔壁“大男孩”的卡卡老师又吸引住了我。

山雨说,卡卡老师是孩子王,她写的儿童文学作品可牛了,还专门开过新书发布出售活动。

我好像一下喜欢上了这个卡卡老师,当她憋足劲想用脚去踢开摆在路口的大圆石块时,我忍不住也跟着她学了起来,好快乐可爱的一位老师啊。可是当我看到她在行走的过程中,潇洒自

如地秒成一篇散文呈现在眼前时,我又被她超人的才思惊到了,多么细腻温情的文字!卡卡老师怎么可能是我隔壁的大男孩,她分明是豪爽的女侠,多情的作家。

江上的风把我们吹进了义桥镇诗词馆,里面的会议桌上放着几本老师们的新书。

首先触摸到的是蒋兴刚老师的诗集《金家埭》。一看到书名,我就想到了经常坐公交车路过的金家埭,一本诗集,没有用诗一样的书名而是用了一个地名,难道蒋老师是金家埭人?

书中自序里证明了我的猜测。

蒋兴刚老师,十多年前我就在北干听风的文学版面论坛上熟悉这个名字了。那时候他发的现代新诗很多,都是一发主帖就走人的那种,不像我们,只要有认识的网友发主帖,不管你写得多么正经,我们都齐刷刷地在下面灌水,一灌就是几页。然后又兴致勃勃地去找下一个水口。

而在蒋兴刚老师的主帖下,我好像很少去闹,总感觉他在自言自语,就算他的主帖沉到另一页面了,也很少见到捞上来。于是我觉得他是一个对文学很执着的人。

后来听很多人说起蒋老师,说他出名了,成了大作家了,我看到书中简介

上,蒋老师出版的诗集都到第四部了,我不禁又一次对他肃然起敬。

黄建明老师的作品,如我这样的无名之辈手里已经拥有两册了,足足证明他的实力强大。而今天握在手上的这本《昂贵的记忆》竟然是他们父子同著,敬仰之心又如浦阳江水涌动。有什么能比后继有人更让人值得欣慰的呢?

黄坚毅老师的《看点红楼梦》有些厚重。一直敬佩他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。我们一起走过四十多个年头,他在文学道路上取得的成绩不是我几句轻描淡写的话可以概括的。黄坚毅老师是我们义桥人的骄傲。

《一树怀念》是孔鸿德老师的作品,我不认识这位老师,这次活动也没有机会认识。从他的名字上感觉这位老师应该跟儒学有缘,名字上又是孔又是德,一看就是有学问的大师。可当我打开这本《一树怀念》时,被里面满满的爱恋感动了,原来是如此柔情的一位鸿德哥哥啊。

陈于晓老师是我一直仰慕的作家,当手上捧着他的《诗眼看萧山》时,我在人群里迫不及待地开始寻找他的身影,当午餐时知道陈老师就坐在我们身边时,我是很有些激动的,那么低调有内涵的一个男子,你瞧瞧他的手如女子般细腻白净,难道那些优美的诗句就是从这双小小的手里喷涌而出的吗?

此时,站在我面前的这位高大男子是我久仰的徐大编辑,望着这个大个子帅哥,我忽然胆怯起来,他的身上仿佛有一股军人的气息,威严而挺拔,原来从诗意林到诗词馆再到油画展览馆,我好像一直跟在这个男人的后面,还一直用目光丈量他的身高,由于自己天生矮个子,所以看到高大的人会特别关注一点,可又不敢太靠近,会让自己变得更加没有自信。

徐老师的身边好像有一个专业摄影师,抓拍的功夫十分了得,所拍摄的作品视角很特别,当他抓拍我们和徐老师说话的瞬间时,幸好徐老师刚刚坐了下来,不然,那种高矮比例,会让我无地自容。

黄昏的余晖正慢慢倾斜,黄石垅水库的上空,传来一阵阵欢快的笑声,我们几个老相识在玩劈水花,小时候的童趣在此时此刻暴露无遗。

是的,这是我们的家乡,是我们一生依恋的家乡,这里的山,这里的水,这里的人,都有我们割舍不去的情怀,面对这样的景色,我不禁想起以前描写家乡的几行诗句:

 垞抱群山映夕辉,临江点点白鸥飞。

 村烟袅袅如仙境,梦里家山在翠微。

朋友,让我们在春风里一起欢笑,让更多的朋友来感受我们家乡的美!



19日,城厖街道义桥镇两地文学爱好者“厖”聚漁浦。小文摄

背包揽胜

■黄建明

那一湖盛开的浪花

义桥镇许贤南坞山里藏着一片湖。不远,又僻静,对于忙碌的我们来说,去看看这一片湖,也是不错的选择。

这片湖,就是黄石垅水库,目前萧山库容最大。

当我沉着微笑,望向这一袭水的时候,我好奇许询为什么选择黄石垅的究山作为隐居地?

许询写下许多诗词,可惜的是,大多散佚或存残句,仅《竹扇诗》比较完整地留存于世:“良工眇芳林,妙思触物骋。鸢疑秋蝉翼,团取望舒翼。”简文帝称“玄度五言诗,可谓妙绝时人”。其被尊为东晋玄言诗人的代表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,在唐朝,多少诗人就是为了追寻许询,从义桥渔浦出发,沿着浙东运河,过镜湖,溯曹娥、剡溪,追寻东晋名士的足迹,载舟扬帆、击节高歌,成就著名的“浙东唐诗之路”。

诗歌代有人才出,一代追寻一代,生生不息。清乾隆四十七年,黄石垅边的开善里,由北坞人金兰联络诗友组成云峰诗社。他们把家乡山水题为“开善八景”诗,互相唱和、互相切磋,在萧山、山阴一带颇有名气;如今,义桥镇被评

为“中华诗词之乡”,也涌现了一大批诗词爱好者,他们讴歌家乡,或吟诗作画,或题词撰文,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赞美。

所以说,这里的水,是与众不同的,一溪夹道枕流水,舞尽人间千秋。

这里的水,是一弯一弯的诗,是带着市井的烟火气息的遗迹,是带来幸福和富足的绵延流长。

这里的水,浓缩了太多的故事。

传说抗战时候,黄石垅这一带荒草连天,有一人多高,鬼子过了浦阳江后,直奔南坞。要到南坞,必须过黄石垅,而鬼子一看到一人多高的草,听着风吹荒草发出的“沙沙”声,以为中国军队有埋伏,就立刻退出,南坞由此成了许贤抗战时候的“孤岛”;1955年许贤遭遇持续干旱,粮食歉收,于是在次年腊月,许贤乡修筑黄石垅水库大会战打响。特别感动的是,戴村区其他乡镇的老百姓,也响应戴村区政府的号召,从全区各地赶拢来,帮助许贤乡建造水库。经过一年多的艰辛奋战,黄石垅水库终于建成。有了水库,许贤外畈的2300多亩水田也不再因旱而影响收成。旱季时,只要水库闸门一开,清澈的水流就

会欢快奔流,去滋润这一方田地。

从此,黄石垅成了一片湖,一片义桥人心目中完美的湖。“石垅赏月、究山观桃”悄然成为许贤人膜拜东晋隐士许询时的理想赏景习俗;一个甲子过去,义桥镇人民政府投资500万元打造的黄石垅景区,让这一片湖区更成为义桥“三胜”之一,有“十里桃花,诗画石垅”之美誉。

义桥从来不缺乏水,它的最大优势也在于水。走进孟浩然、陆游都曾甘愿流连的义桥,走进千年的古镇,你会被迎面扑来的青山绿水所惊诧,而现在的故事,又在清凌凌地荡漾。

现在的黄石垅,更像一个桃花湖水景公园,携带一缕浓浓的历史芳香,流淌出自然与民风、风土与人情,与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一脉相承,与湘湖遥相呼应。漫步湖边,俨然是在逛一个公园了。湖水清清,碧波荡漾。湖岸的绿化不仅品种多样,而且能够连片成线,形成丰富多彩的自然植被。垂柳依依,随风摇摆。草坪翠绿,桃花姹紫嫣红。卵石游步道蜿蜒向前,不时出现的钓鱼台,给了市民一份悠闲和安逸。给我印

象最深的是整个水库的生态系统,护岸不是传统的石块水泥驳岸,而是采用自然软质驳坎,促进水生态正常循环,以便水生植物扎根,为溪中的小鱼儿提供一个“谈情说爱”“筑窝产卵”的地方,把鱼儿的根留住。

夜晚,来这里沿着环湖一周走一走、歇一歇,该是一种不错的选择,可享受一份喧嚣之外闲适放松的心情。“东西雨过苔痕润,左右晴分浪影收”,湖水与天空一色,这明丽光彩的一切,与绿地、青草、树影构成了黄石垅独特的魅力。用手掬起水,水从我手中渗漏,那种凉丝丝仿佛抵达身体的每一处,让我感受到了水中蕴含的无拘无束。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人,对“洁化、序化、绿化、亮化、文化”的黄石垅水库都会有发自内心的称心如意。

水库给义桥人带来了福利。水,给义桥带来了诗意。

就像渔浦,就像西江塘,就像一阕宋词。

这是一种怎样的奢侈!我坚信,未来的义桥,一定是翩翩彩蝶,有化蝶一般的凄美,有最绚烂的轻盈。

■沈国龙

朝花夕拾

■董华丽

阳台花事

阳台小,放了洗衣台、拖把盆,顶上装了晾衣架,所剩的空间就寥寥无几,更多的时候,花盆都摆在阳台外的雨棚下,只有在大风、酷热时才会搬进来,在阳台稍微休息。

但这并不妨碍我跟别人说起,我家阳台的花如何如何。

从老家拔来一把葱,当菜炒掉后,剩下几颗葱头,随手埋在了花盆里。过了两天,就有点点的绿色从葱头上冒出来,扁扁的,一直在奇怪,葱是圆圆的,怎么长出来是扁的呢?每天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它,给它浇水,葱也不负所望,长势喜人,扁扁的叶已经慢慢地变成圆圆的,绿色越来越多,很快就覆满了整个花盆。这时,杂草也不甘落后,从泥土的各个角落里钻出来,和它抢占地盘,好在主人勤快,一看到它,就把它消灭了。看到过小葱开花是白色的,素洁淡雅,可是我家的小葱,没等它开花,早就进了主人的肚子。

去年初,别人送我一把握花苞的郁金香,种在盆子里,轰轰烈烈地开了一茬。蒹谢后,顺手拔了,改种月季。月季花开灿烂,花期又长,愣是欣赏了几个月,直到在去年底的寒潮下全军覆没,花盆至此一片萧条。趁着空闲,打算清理一下,撒一些花的种子,也给阳台增加点颜色。拔掉枯死的花枝,却惊喜地在盆里发现两个绿色的小芽,是郁金香吗?可我明明记得花谢之后全部清理了,土壤又两易其花,却原来生命的种子早已深藏在里面,等到不经意时给你一个惊喜。

心血来潮拍了照片,发朋友圈。有友在底下留言:“这花,怕是开不了吧。”从小小的绿芽,到现在茁壮的样子,是我日日侍弄的结果,怎会,开不了花?可是,等到满大街的郁金香开了,我的小郁还是绿绿的两棵,不见有开花的迹象。真被朋友说中了。遗憾之余,也只能在心里宽慰自己,就算不开花,那一抹绿,也是赏心悦目的。

太阳花的种子,不知道是小鸟啄来的,风吹来的,还是本来就藏在养花的泥土中,忽然有一天,它就这样冒出来了。每年,因为寒潮,因为热浪,养的花总是死的死,萎的萎,只有它,年年循时而出,热热闹闹地开花,静静悄悄地蒹谢,等到来年,又不厌其烦地重复上一次的过程。有时候,种新花的日子,妹妹看着光秃秃的盆子,想把花移进去,我总是笑着制止。我们欣赏过它苏醒时的绚烂,也得等待它沉睡时的寂寞。如果花也分高低贵贱,那么“太阳花”是极卑微的一种吧,但是它蓬勃的生命力却让人心生佩服。

早上起来,照例去看它,只见昨天还是花苞的牵牛花,齐齐开放,在雨棚下绚烂成一片紫色。小时候,家门口有一块空地,没有刻意播种,夏天,总会长出来几株牵牛花,娇娇柔柔,随处蔓延,爬到躺着的大石头上,绕到兀自生长的小树上,更有力气的,会攀到边上菜地的竹篱上,沿着竹篱一路向前,不到几星期,便有了花骨朵儿。早晨,太阳刚露出半边脸,母亲会拿着吊桶在水井边吱吱呀呀地打水洗衣服,这时的我,就会蹲在地上,看那些叶片沾着露珠的牵牛花,迎着太阳缓缓地开放,看青黄的竹篱因着牵牛花而绚丽多姿,一直到它轻轻地合拢最后一片花瓣。那些花儿,是蓝色的。见多了红艳艳的各种花,那朴素雅的蓝,更加使人惊艳,于是一直留存于记忆里不忘。牵牛花的种子,是我特意问人要来的,不知道颜色,播种后,心里期待能见到那抹久违的蓝。茎叶无所依凭,没有竹竿,只找了根爬带子,系在廊檐下,可以让它攀爬。一日日,枝缠叶绕,却是期待又期待。花开终于有时,不是蓝,但是,心里也是喜欢的。

半夜,因为口渴去厨房喝水,突然闻到一阵淡淡的清香,似有似无,在鼻子边萦绕,不是水果的香味,也不是香水的味道,却非常好闻。循香而去,是在窗户边,香樟树不知道什么时候开花了,银白色的月光里,满枝的绿叶下,夹杂着黄黄白白的小花,像一个个幽柔的梦,使人忍不住想去吻一吻,嗅一嗅。小区里的香樟树扎根数年,早已枝繁叶茂,更多的枝杈更是伸到了阳台边,触手可及,我于是笑称它也是阳台花中的一员。

古人常说,开到荼蘼花事了,我家阳台花虽少,花事却是热闹的。屁股花,撅着肥肥的屁股,正在炫耀;红提灯,名如其实,提着一盏盏红色的灯笼;舞裙草和紫罗兰,正窃窃私语,互相诉说着心底的小秘密……有风的日子,搬一张椅子,在阳台上,听风吟,看花开,也是人生的一种浪漫了。

渔浦塞随怀
偶作鱼家跑马滩,春融江岸逐余寒。
忘情且与鹭鸥亲,乘兴何尝弄影看。
无赖稚童寻野趣,休闲男女钓清欢。
悠然渔浦映波澜,寂静烟霞走泥丸。

钱塘江诗词展示馆揽胜
年轮存迹醉双眸,尺牍无言历史悠。
千载烟波渔浦地,唐风宋韵古津留。
乡书轶事撩前世,雅集流觞伴旧楼。
浪涌潮生追素月,骚人有趣逐扁舟。

谒义桥革命历史纪念馆
草莽英雄何处觅,山河渔浦有高台。
百年坎坷怀虔敬,往事飞扬泪满腮。
沧海寻真些许苦,旧家史料几多回?
狂飙国际惊天地,蛰语长吟逐未来。

堕民史纪
积堰腰间碎叶黄,枯枝犹见逐生场。
两军争霸王衰尽,堕命囚因愧消亡。
水泽衢湾悲作寨,天穹山际愤成觥。
图贻贩狗谁与事,货稻担梁亦顺章。